

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前夕，特區政府宣布獲得國家支持在西九興建一座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。當時筆者聯同一眾香港的收藏家及收藏團體，成立「支持興建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』大聯盟」，聲援這個建議。在今年回歸25周年之際，這座籌備已久的港版故宮正式開幕，可說是對全港市民最好的獻禮，亦讓不少收藏家深感欣慰，相信香港故宮未來亦會對香港發展文化產業有重要的推動作用。

撰文、攝影：李秀恒（香港經貿商會會長）



明永樂青花海水白龍紋扁壺（左）、明永樂青花龍紋扁壺（中）及清雍正青花海水白龍紋天球瓶（右）。

賞故宮陶瓷 看歷史故事

一直被稱為「文化沙漠」的香港，如今在國家支持下，終於擁有一座高質素的文化博物館，展現了中華文化精髓的北京故宮國寶級文物，不僅可增加市民對中華文化和國家歷史的認識，亦有助提升鑒賞文化藝術的品味。

御用瓷器價值高

筆者有幸受邀參與了香港故宮的開幕儀式，並進行了參觀，對於北京故宮願意慷慨借出900多件館藏展出，感受到國家對香港的眷顧。目前香港故宮的館藏價值約為300億港元，但其實當中不少從未對外展出過的國寶，並不能用金錢來衡量價值，能夠一飽眼福近距離欣賞如此多珍貴的文物，更是無價的體驗。

筆者從80年代起對收藏產生興趣，30多年來一有機會就會前往博物館觀摩、到拍賣行上手鑒賞，對瓷器更是養成了自己的獨理解與欣賞之道。古玩是歷史的真實寫照，是一個社會發展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最佳見證。通過它們，可以了解到不同朝代的文化、人物、潮流及事態變遷，例如器皿上的「卍」字紋及蝙蝠紋含「萬福」之意；大象背頂花瓶的工藝品被稱為「太平有象」，寓意天下太平、五穀豐登；古玩上的梵文與宗教信仰密不可分……

古玩的價值，首先在於工藝水準。每一件古玩從構思到製成都經過深思熟慮，文化底蘊深厚，體現了歷代工藝的最高水平和品味。筆者最感興趣的是明清官窯瓷器，尤其是皇帝的玩物。唐宋出土的陶瓷在收藏界內屬高古瓷，因多為陪葬品，歷史研究價值甚高，但收藏價值卻一直下降。明清御窯價值居高不下，這是由於封建君主集天下大權於一身，所有資源、臣民都任他差遣，所以御用瓷器的價值及工藝都至無上。以清朝為例，御用品由造辦處打造，由皇帝特派內務大臣管理，設有60多個專業作坊，每一件工藝品的生產按照統一標準及規格經過層層把關，稍有差池都會立即銷毀，保證件件都至臻至善。

展品精且美

若讓筆者在香港故宮中挑選一件「心水」藏品，必然屬「凝土為器——故宮博物院珍藏陶



明成化鬥彩海水雲龍紋蓋罐。

瓷」的「明成化鬥彩海水雲龍紋蓋罐」，底書無邊無框「天」字款。成化時期是瓷器發展的鼎盛時期，國家財富的積累和國泰民安的環境為成化瓷器營造了良好的條件，且因成化帝極其寵愛的萬貴妃喜愛瓷器玩物等「奇巧之物」，讓他願意耗費大量國力打造精美的瓷器。展出的這件天字罐亦有「天子罐」之稱。因古代採用《千字文》的文字順序來編排次序，其開篇就是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」，「天」代表第一號，所以天字罐代表成化鬥彩中的極品，小巧玲瓏卻製作精良，即使在拔萃出類的成化瓷中亦屬頂尖佼佼者。成化天字罐存世不足20件，多為博物館藏品，市面流通極少。2000年倫敦蘇富比曾拍出一件天字罐殘器，頸部磨平且缺蓋，在競拍短短七分鐘內，以底價幾萬元到千萬元人民幣成交，可想而知一件完整無損的天字罐將拍得何等高昂。

同樣在「故宮博物院珍藏陶瓷」展廳中，三支器型龐大的扁壺及天球瓶亦尤為矚目。15世紀，在明代永樂、宣德年間，鄭和進行了七場大規模遠洋航海，跨越了亞洲及東非各地三十多個國家，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成就。而當他重返中華，為帝王帶回來的各式各樣的奇珍異寶、奇聞軼



乾隆寶壺。

事，當中包括一種符合中式傳統美學中「天圓地方」之說的器具造型——天球瓶。「天圓地方」體現了中國古人的時空觀念，並隱喻「天人合一」的自然和諧規律。根據史學家的推測，天球瓶或源自中東地區伊斯蘭教的銅器，傳入中國之後，因其腹部圓鼓、造型大方，被賦予「蒼穹」的寓意，因此得名「天球瓶」或「千秋瓶」，象徵着「千秋太平」的吉祥寓意，因此自創燒之初就深得帝王的喜愛。到了18世紀，天球瓶的造型亦發生了些微變化，作品從比例上頸部更為修長。頂圖中最右的「清雍正青花海水白龍紋天球瓶」，與左方兩件明永樂作品有明顯的對比。筆者更屬意最左側的「明永樂青花海水白龍紋扁壺」，造型古樸，且青花反白的配色亦較特別。

欣賞乾隆珍寶

在參觀時可以留意清朝乾隆皇帝的種種「足跡」，不但可以在「紫禁一日——清代宮廷生活」展廳中近距離觀賞到他的御用之物，例如龍



展覽呈現各式清御窯廠磁琺瑯彩小器，包括琺瑯彩的早期成品「清康熙胭脂紫地琺瑯彩折技蓮紋瓶」。

袍、玉璽等，更可以在「國之瑰寶——故宮博物院藏唐宋元書畫」中看見他在清宮珍藏的字畫上蓋下的印章。根據《乾隆寶壺》，對漢文化及藝術有着極致追求的乾隆帝，一生擁有1800多枚璽印，是祖父康熙帝的15倍、父親雍正帝的11倍，這些寶璽或用於御筆書畫落款，或加蓋於清宮收藏的書畫典籍，讓乾隆成為名副其實的「蓋印狂人」，其「乾隆御覽之寶」的印文可見於王羲之的《快雪時晴帖》、宋徽宗的《瑞鶴圖》等國寶級書畫作品之上。有不少人認為乾隆這種在文物上滿蓋印章的行為，是對頂尖級別書畫的「褻瀆」，破壞了畫面整體的美感。然而，筆者卻有不同看法。一方面，加蓋了乾隆御覽標識的作品，能夠體現清廷文化的繁盛，以及弘曆本人的藝術品味及審美水準，對於後世研究清朝文化及乾隆本人有積極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印文是古籍書畫曾經被納入皇家珍藏的重要證明，在研究及辯證文物的真偽或斷代之時，亦是重要的參考信息。

香港的收藏家及收藏團體的捐贈亦被納入展覽，筆者印象較深刻的是兩依藏博物館捐出的中式家具，因活靈活現地重現了古代書房情景，給觀者一種穿越時空回到古代的錯覺。



兩依藏博物館所捐出的中式家具，重現古代書房情景。

展覽推介

趙無極展覽
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9日
時間：星期一至六上午10時至下午6時
地點：中環擺花街1號一號廣場21樓藝倡畫廊
內容：法國華裔印象派大師趙無極近年備受注目，他出生於北京書香世家，就讀於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（現中國美術學院），師從中國現代繪畫先鋒林風眠。1948年赴巴黎發展事業，1951年趙氏在瑞士伯恩和日內瓦的美術館看到羅傑·克利的作品後深受啟發，令他的畫風逐漸從具象轉為抽象。隨後的二十年間創作以運用西方媒介為主，至1971年回歸水墨藝術。現正舉辦的個展「趙無極」展示趙氏職業生涯從1950至1990年代的作品，包括油畫、水墨、水彩和版畫。這次是畫廊第五次為趙無極舉行個展，在展覽中參觀者能回顧大師最重要的時期的創作。
文：Karen



趙無極作品《10.12.74》，1974。（圖片由藝倡畫廊提供）

迷幻樂觀主義
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2日
時間：星期二至六上午11時至晚上7時
地點：灣仔日街5號Woaw Gallery
內容：當代藝術家Shannon Peel於1971年生於澳洲悉尼，從2007年起工作和居於美國紐約。Peel是時尚界的藝術總監和設計師，並擁有30年街頭藝術經驗，他自稱作品是「迷幻樂觀主義」，探索形式、流動、色彩和空間。他的創作過程主要是「重複」，反覆出現的元素在繪畫中相互呼應，既抽象又充滿各種鮮艷的色彩，與傳統的繪畫形式截然不同。現正舉辦的展覽「GOBLIN FANFARE」展示了Peel的多幅繪畫作品，觀者探索藝術家筆下的繪畫技巧與不同的可能性。
文：儀



Shannon Peel 作品《Yellow Table》，2022年。

任意門
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3日
時間：星期一至六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半
地點：上環荷李活道248號
Contemporary by Angela Li 畫廊
內容：任意門是漫畫《多啦A夢》中廣為人知的法寶，讓人可隨意通往任何想像空間。藝術創作過程亦恍如打開了任意門，任何事物、場景均可能觸發靈感。對剛出道的藝術畢業生來說，他們正是踏進了充滿無限可能的任意門。現正舉辦的「任意門」(Anything Anywhere) 展覽，邀請8位近年畢業的年輕藝術家，包括陳景熙、鄭穎童、鍾嘉盈、許韻瑜、梁寶瀛、謝文熙、王鎮濠及王潔潔，展示他們充滿想像力的作品。藝術家會透過各具特色的藝術手法，表達對不同事物的另類視點，如許韻瑜透過日常及特定事件的元素，結合歷史與想像，建構一個被孤立、非現實的私人場域，作為記錄及情感抒發，展品《旁觀者》探討個人與集體情感的關係，滲透多愁善感的氣氛。
文：儀



許韻瑜作品《旁觀者》，2022年。（圖片由畫廊及藝術家提供）

收藏琪觀 · 蕭芬琪

春江水暖鴨先知



蕭芬琪，中國美協會員、美術理論家、畫家、香港大學文學院藝術學系哲學博士，為廣東省嶺南美術館館長、《嶺東》雜誌社長兼主編、中國藝術研究學會副主編、海外中國美術家協會秘書長、香港美協創會秘書長等。



《春江水暖鴨先知》局部。

隨着鴨子玩水興起的水波浮動搖曳，使畫面充滿動感，活潑動人。正是「詩中有畫」，「畫中有詩」，筆墨凝煉，意趣橫生。



陳崇光作品《春江水暖鴨先知》，130x33cm。

陳崇光（1838-1896），原名火，字若木，晚號生，江蘇揚州人。其伯、父均能畫，以雕花木工故不名於世。陳氏幼承家學。初為雕花學徒，不久棄業而去，客皖中鬻畫。多見宋元名畫真跡，遂肆力於書畫，力追古人，畫藝銳進。工花鳥、人物、草蟲、山水。工詩，尤長雙鈎花卉，為當時揚州大家。48歲後喪妻，得狂疾，遂家破浪蕩在外，作畫愈趨蒼老。著有《山館選集》。

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出自宋朝蘇軾《惠崇春江晚景》，原詩如下：「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蒹葭滿地蘆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時。」此畫乃描繪蘇軾此詩之意。

這首詩原是蘇軾為好友惠崇所畫《春江晚景》創作的題畫詩，描繪江南初春時節的景色。蘇軾巧妙化用了唐人詩句「何物最先知？虛虛草爭出」（孟郊

《春雨後》），「蒲根水暖雁初下，梅徑香寒蜂未知」（杜牧《初春舟次》），用鴨子的自由嬉戲傳達「春江水暖」的觸覺印象，反映詩人對自然的入微觀察，並蘊含着「一葉知秋」的哲思。

陳崇光工畫人物，取法於陳老蓮；其花鳥師陳道復、華岳；山水設色師王原祁，墨師石濤。尤以花鳥成就較高，其筆墨隨意流走，不加造作。

此畫頗具華岳筆意之精髓。畫面清新俊秀，率意疏宕。筆法兼工帶寫，既有細節描寫的精微性，又不失筆墨上的簡逸生動，鴨羽細嫩蓬鬆的毫毛畢現。畫面上方的桃花暈染精緻靈動，而枝葉又以沒骨畫法繪出，以墨色濃淡淺淡拉開空間，繁簡結合，畫面富有自然情趣。陳崇光借蘇軾名句為題，描繪一幅江南春景：天氣回暖，桃花報春，池塘裏一對鴨子開懷戲水嬉遊，悠然自得。水草